

魯迅論及其他

魯迅著

充實叢書之三
新知書店經售

魯迅論及其其他

雪 峰

充實社

魯迅論及其他

(定價捌角)

著者 雪 峰

出版者 充 實 社

經售者 各地新書店

桂林·慶重·陽貴·明昆·香港

印刷者 科學印刷廠

桂林西林成路五號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目錄

魯迅論	一
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	二三
關於「藝術大衆化」	三三
論典型的創造	五三
關於形象	六七
文藝與政論	七九
形式問題雜記	九一
民族性與民族形式	九九
過渡性和獨創性	一〇五
令人戰慄的性格	一一一
論兩個詩人及詩的精神和形式	一一九

魯迅論

原題「魯迅與中國民族及文學上的魯迅主義」，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魯迅逝世周年

紀念會上講，勞榮紀錄。

今天是魯迅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日，指給我講的題目是「魯迅與中國民族及文學上的魯迅主義」。我不會演說，就只大概講一講我的觀點。

記得去年在萬國公墓下葬的時候，上海的一萬多羣衆就在魯迅先生的棺上，給他蓋上了寫着「民族魂」三個字的一面大旗的。這三個字，對於魯迅先生，自然非常的合適，但這應該是中國民族的戰鬥者之魂。在我們民族中就有許多的魂，無論白天黑夜，和我們接觸着，這些在官府，在民間，在學界，在洋場，……所有可以生息得意的角落里都存在着黑暗的鬼魂，魯迅先生用了「鉤魂攝魄」的筆就給鉤

畫了出來一大半，其中已經最爲大家所熟悉的是阿Q。魯迅先生和這些鬼魂搏鬥着，他不能不是中國民族中的戰鬥者之魂。

講到中國民族，是的，中國民族有牠的光明和光榮，而且在今天，不僅只少數人戰鬥着，大衆的民族的革命戰爭大大的開幕了，首先對着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勝利的代價決不是廉賤的。據我看來，魯迅先生畢生所畫的民族史圖中關於中國民族的解剖與指示，是燃起了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主要的火把之一，這是不用說的，但尤其還應該是保障民族革命戰爭的決定的勝利，和指示今後的民族的改造的經典罷。

中國民族，牠的死症，魯迅先生畢生所搏鬥過來的，在今天就並不能一下子從身上卸下。自然，我們是早就戰鬥起來了，站得起來了，但死症的重量，吊懸在我們民族身上，似乎比任何東西都還重。這是當然的，我們的民族，即大家所誇耀的古民族，本來已走上和有些已經滅亡的古民族一樣的滅亡的過程上，數千年的所謂

亞細亞式的黑暗和野蠻的專制的統治的結果；更加以近百年的——這是歐羅巴式了罷——帝國主義的殘暴的非人的壓迫與宰割，中國民族在今天以前其實只能說一半是活着的。政治的黑暗，領土主權的喪失，固不用說，却去看看作爲這些的結果的中國民族的人的素質罷，幾千年的黑暗的專制政治，和近百年的帝國主義的宰割，將中國人民摧殘，壓迫，曲折得成了怎樣的病態了。從前有一個美國傳教師，他在中國住了多年，曾列舉出了中國人的特性二十多種，而大半是壞的。但我覺得那還是表面的，不是最深刻的觀察。魯迅先生的解剖，纔真教人戰慄。試去一看魯迅先生筆下的學者，教授，國粹家，洋博士，高等華人，甚至新式的青年的「人性」罷。這是一類，對於這一類，魯迅先生的憎惡里沒有一絲的愛的成分。再試去一看那生活在這些自以爲高人一等的人們所合力維持的政治統治，生活制度，思想教育之下的小孩，女人，及農民罷。只要想一想閨土和阿Q就夠。不用說，對於祥林嫂，單四嫂子，閨土，阿Q，以至孔乙己，等等，他們從沒有從任何人那里接受過像魯迅

先生所給他們似的深大的愛過，但閭土的麻木，阿Q的自賤賤人，孔乙己的卑污，是教人怎樣的戰慄呢。這是又一類，他們的「人性」給磨折得這樣了。然而這些是結果，自然又即刻成爲原因，經了魯迅先生的指明，更教人戰慄的，却是造成這些的政治統治的黑暗兇殘，和吃人的所謂中國的文明，以及外來的征服者的殘暴，他們就坐在這中國文明上吃着中國統治階級給他們安排好了的人肉酒筵。請看魯迅先生的指出罷，中國人民歷來究竟會做過一天的「人」麼？我們自己的統治者將自己的人民作奴隸，有時作牛馬；而對於進來的更强的征服者，中國的統治者自然自己也成爲奴隸，但他們對於自己的人民却還是「奴隸總管」，並且又是劊子手，又是給征服者安排人肉酒筵的好廚師。中國民族不從推翻牠的這個征服者及給征服者辦人肉酒筵的廚師的共同的統治着手，中國民族自然只有死滅的一條路，然而這正是魯迅先生畢生竭力指明的中國民族的衰弱史的總圖，在今天以前還沒有人給描畫過這樣的驚人和精確。這副史圖和推翻這歷史的魯迅先生所作的圖案，就成爲燃起我

們民族的革命和今天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的火把；但這不是說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慶賀地將牠置之高閣了。

別的且不說，魯迅先生以畢生之力作了民族史圖，和中國民族衰弱史一同，就有更鮮明的中國人民的血戰史陳列在那里。中國大眾不僅能看見自己的血和自己的戰鬥的傳統，而且要知道自己的弱點，尤其要知道在中國民族的唯一的出路中的自己的責任和自信。

在這史圖裏，我們首先就分明地看見，在征服者和給征服者辦人肉酒筵的廚師的合力統治之下，中國的民衆——奴隸，是在反叛着的，奴隸的反叛！當然大都逃不出失敗的運命。在這之下，就產生了奴隸主義和奴隸的失敗主義——阿Q主義。阿Q主義，那精義，不過是奴隸的自欺欺人主義，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過是奴隸的失敗主義的精華。是的，阿Q本人不過是奴隸的一份子，是中國的被剝削了幾千年的農民的代表，他本人只是給人到處做短工的一個流浪的僱農；正因為如此，倘將

阿Q的自欺欺人辦法，僅僅和他自己——一個奴隸，一個做短工的人相聯結，這辦法就反而教人同情，因為這也是他的一種自衛的戰術，否則他就不能生存，而且終于不能生存。然而這是失敗後的奴隸，甚至是幸喜于做穩了奴隸的奴隸的馴服的意思，而且還說是中國文明的精華！奴隸是應該反叛的，失敗了，也仍應該反叛，到不是奴隸的時候為止。不過，我們就因此知道，奴隸的被壓迫史，纔真是阿Q主義的產生史。阿Q主義也依然是血所教訓成的，依然是血的結晶。奴隸壓平了之後，更強的征服者却進來了，我們上面已說過，這時連居在奴隸之上的奴隸壓迫者，也非成為被征服的奴隸不可了，但他們却有合式的地位：對於殘暴的征服者自然採用阿Q主義，而同時則為虎作倀！已經同樣都是奴隸了，但仍有高低之分，一切都仍須取償于自己的民衆；為虎作倀，——「學者」，「正人君子」們則為虎作倀者作倀——倀是能夠站在老虎旁邊分得一杯血的。這樣，人民——奴隸却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血，人肉筵宴上所吃的也不僅只是一些羔羊了；中國民族的被征服史，纔又是阿Q主

義償付更多的血的代價的歷史。我們不必去看古遠的歷史，即看百年來的歷史罷，否則就看二十年來的歷史；或者僅看近十年的歷史，恐怕還要更明白。但是，這纔真是中國的人民——奴隸的戰鬥的鮮血的史圖呢！要用血結晶成阿Q主義，非有超乎平常的大量的血不可；有阿Q主義的長遠的歷史，就非有更長遠的奴隸的血戰的歷史不可。血能夠教訓成阿Q主義，血難道不更能夠教訓成反阿Q主義麼？魯迅先生以畢生之力作了中國民族的解剖圖，作了奴隸的被壓迫，民族的被征服的史圖，作了阿Q主義的史圖。魯迅先生也作了奴隸——中國大眾的血戰的鮮明的史圖。中國人民被壓迫了幾千年，也被異族踐踏了幾千年；然而他們也血戰了幾千年的。但是，他們應該知道自己的弱點，尤其必須要有最後的出路和對於這出路的自信。

魯迅先生以最大的愛給予大眾，給予阿Q。然而他對阿Q的阿Q主義憤怒了，並且真的憎恨了，——這却是最偉大的憤怒和憎恨！這是民族的和階級的愛！奴隸

應該反抗，魯迅先生號召着，並且不但應該反抗不安穩的牛馬的運命，而且應該反抗安穩的奴隸的地位。應當爭得第三樣時代，爭得「人」的地位，惟有奴隸們爭得了這地位，中國民族纔算真的從死亡的運命里脫離了出來。不用說，我們是這樣地反抗着的，戰鬥着的，而且在今天是百年以來最強大反抗着了。但是，就應該這樣地反抗着，要堅決，要有自信。

于是，魯迅先生就不但以他的言論，以他的文學，並且以他一生所走的戰鬥的路，示給我們以中國民族的出路和對於這出路的自信。剛才，許廣平先生說過，魯迅先生原是信奉進化論的，但後來他確信階級論了。可是，魯迅先生要有對於民族的偉大的愛，和擁有民族的戰鬥的傳統，這纔能夠達到這確信，也必然達到這確信；並且惟有達到了這確信，這纔會有對於民族的出路的決定的自信。對於我們，民族歷史的宏大的知識是需要的，但更需要的是對於民族的偉大的愛；可是，對於歷史的真理的到達，就增加了對於愛的確信，爲愛而戰鬥，也增加了對於自己的力量

的自信。在今天以前，還沒有誰在對於大眾的愛上，對歷史的透視上，像魯迅先生這樣本質的地擁有着中國民族的戰鬥的傳統的精神的罷。剛才郭沫若先生曾將魯迅先生和孔子比擬；不用說，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和戰術，都決非師承孔子，而且魯迅先生論到中國的歷史時是常揅擊儒派的，但儒派也並非全是虛僞者，例如儒派中的戰鬥者的所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魯迅先生是尊敬的，也師法的。但我以爲，在中國，戰鬥的，爲大眾，爲奴隸們服役的犧牲的精神最偉大的是墨子的精神；墨子精神，在中國也還幸而未斷絕。關於墨子，魯迅先生很少論到，但在一篇歷史故事「非攻」，收「故事新編」中」里，他是用了非常親愛的筆觸描畫了歷史上的墨子的偉大的傻子似的姿態，和他偉大的大眾愛的事業與精神了。相傳墨子又是師承禹的。——在這里，可以插一句閒話，關於禹，大家知道，我們曾有一個考據學者說並無其人，禹不過是一條蟲。比當代我們的學者都富有歷史知識的魯迅先生看到這種說頭，却憤怒了。魯迅先生不但有歷史的考據學上的根據，禹是一個治

水的組織者，我想，還更由于禹的那種偉大的愛的精神罷。（對於人類的，民族的歷史的認識，這是非常重要的。）魯迅先生也曾以一個歷史故事（「理水」，同收在「故事新編」中），用非常親愛的筆調描畫了傳說中的禹的偉大的傻子似的姿態及其偉大的大眾愛的事業和精神，而以無限的蔑視描出了「學者」們的藐小，一如他們在實際上所表現。凡是讀者，讀着這兩篇故事，都會深深地感到在墨子和禹的炭筆畫像中有着魯迅先生自己的偉大的傻子似的姿態；——這是當然的，但孜孜爲利的藐小的「學者」又怎能懂得。其次，如在宋末，明季等時代，即所謂中國人民連做奴隸也不可得的時代，便在所謂「士大夫」階級中，和兇惡卑劣無恥者徒一同，也儘多爲民族而作壯烈犧牲的正義的人們在。魯迅先生和這些人們的精神上的相承，這是大家都周知的。魯迅先生在清末的青年時代，即是相類的一個民族革命者。對於中國文學的歷史的關係上，作爲一個中國民族的文學者，魯迅先生是特別由于遭遇上的同感和對社會的大胆的叛逆的同情，與亂世時代的詩人們起着精神上的共鳴的，

（除見于他的言說，他還會以極大的精力校勘過「嵇康集」，並且曾以孔融的態度
和遭遇自喻，也可以補助地說明這一點的）。他不能不和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偉大的
社會熱情和人類愛的大詩人們有着精神上的聯系。……總之，魯迅先生和中國民族
的戰鬥的傳統及其文化的精神上的關係，是很明白的。但是，魯迅先生要能夠承接
和發揚中國民族的戰鬥傳統，尤其要能夠給牠以真實的出路，還非有他自己的時代
的血的經歷不可。魯迅先生的時代，我們的時代，是怎樣的時代呢？青年的血，大
衆的血，每每塞得魯迅先生只能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纔能喘過一口氣來；爲什麼
？却是因爲青年們和大衆是在爲民族戰鬥着。……中國的青年和大衆承接著數千年
的戰鬥的傳統在戰鬥着，而且比過去更沉勇，更堅毅；戰鬥着的魯迅先生于是不能
不在這自己的時代，達到中國民族的真實的出路，達到歷史的真理，他說：「惟有
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這就給了爲中國民族而血戰着的中國人民以自信。

于是，我們理解：惟有秉着對於民族的偉大的愛而爲中國民族戰鬥着的魯迅先

生，纔能擁有着中國民族的戰鬥傳統，而達到歷史的真理。惟有在中國民族的解剖中達到了中國民族的出路，只有爭得不是牛馬，也不是奴隸的，從未有過的第三樣的「人」的時代——這歷史的真理的魯迅先生，纔必然要達到惟有無產者大眾纔有將來的這歷史的真理。中國民族的四千年的歷史之最後的向世界的出路，就完全盡于這兩句話的預示中了。但這就給了爲民族而戰鬥着的中國人民大眾以決定的自信。

以偉大的愛爲民族和大衆而戰鬥的魯迅先生，信奉進化論是當然的，而且必然要進到階級論，因爲只有愛的要求和力量纔需要和能夠擁抱偉大的進化論，但尤其是只有愛的要求和力量纔需要和能夠進而擁抱偉大的階級論。但如果魯迅先生在還僅僅信奉進化論的時候，對於中國民族的病症的去除，民族的出路，奴隸的翻身，只能寄希望于渺茫的未來，而在進一步達到歷史的新的真理的時候，却置確信于現實；那麼，這就更給了爲民族而戰鬥着的中國人民對於自己民族的力量以自信。魯迅先生證明着，中國人民並非是「散沙」，如果是「散沙」，那是統治階級造成成功

的，一如造成阿Q主義；而且，也只有在治成了「散沙」之後，在「沙」之外的侵略者，征服者纔就「如入無人之境」地進來，於是，這時候，則「君子爲猿鶴」，逍遙遙哉的去做他們的大漢奸，而「小人爲蟲沙」，人民只得像蟲沙一般的被踐踏。但是反對「蟲沙」的運命的中國人民並非「散沙」，魯迅先生證明着，中國人民大眾自己更證明着，他們歷來戰鬥着，現在是百年以來最強大地戰鬥着了。我們要有自信，反對「淪爲異族的奴隸」的牛馬的運命，也就不可不爭得不再做「自己人的奴隸」的前途，首先民衆要有爲民族而戰鬥的生活的改善和組織的自由。只有這樣做去，纔能達到民族革命戰爭的決定的勝利罷。……

魯迅先生所用的主要的武器是文學，他爲中國民族和大衆這樣地戰鬥着，也就造成了在文學上的他所特有的特徵，而且將這特徵交移給我們的文學運動。

和中國的送殯的民衆以「民族魂」三個字蓋了魯迅先生的棺材一樣，在這之前，在魯迅先生還活着的時候，外國的批評家也就說過：「魯迅是中國文學的良心！」這